

10年3次被查的高官，“漏”了什么罪？

连续10年过节送红包

许雷之所以能在官场和商场间横跳多年，一定程度上缘于攀上了一个“高枝”——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。

许雷1966年出生于湖南省岳阳市，后到云南求学谋生。秦许二人都是湖南人在云南发展，这样的背景，让他们有了天然的联系。

1999年，湖南省常委秦光荣空降云南，担任政法委书记，彼时的许雷在云南建工集团还只是一名中层干部。他以“小老乡”的身份接近秦光荣，处处献殷勤，不仅把秦光荣家里的杂活都包揽了，还百般讨好秦光荣的家人。

许雷当时的行贿伎俩，在2021年播出的反腐警示片《清流毒——云南在行动》中有所披露。

连续10年，每逢春节、中秋节等重大节日，许雷都会给秦光荣送红包，总金额达60万元。

他还千方百计接近秦光荣的儿子秦岭，将不法商人送的500万贿金，分两次转给秦岭。

此外，他知道秦光荣的妻子黄玉兰喜好各种奢侈品，便让家人多次陪着黄玉兰飞去香港，出入各大豪华酒店与卖场。

秦光荣曾在饭局上点评许雷：“他家里有钱，不是为了钱来工作，是想干一番事情。”这样的评价，让许雷自感备受认可。

随着秦光荣在云南官场不断高升，许雷也步入仕途快车道。

2003年，秦光荣任云南省委副书记。两年后，年仅39岁的许雷出任新组建的云南城投董事长。2007年，秦光荣出任云南省省长，同年，许雷坐上云南城投党委书记之位。

“省属国企一把手掌握很多资源，对于许雷来说，秦光荣提拔了他，他必须有所‘表示’。”知情人士对记者说，许雷的“回报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对秦光荣的亲友及相关民企提供便利，二是为秦光荣的政绩提供支持。

据介绍，云南城投曾出资收购两处地产项目，秦光荣的亲友在项目中占有股份。原本经营不善的项目出售之后，秦光荣亲友成功套现，许雷则成了“接盘侠”。

秦光荣的儿子秦岭去华融集团工作后，云南城投集团与华融的业务往来也变得频繁。

秦光荣在位时力推的省级重点项目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

7月22日，云南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，原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云南城投）党委书记、董事长许雷涉嫌重大职务犯罪漏罪，目前正接受云南省监委监察调查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已是许雷10年中第三次被查。在此之前，他曾于2014年被党内警告，2019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后主动投案被查。

近年来，因贪腐二次被查的地方官员尚有先例，但三次被查处者实属罕见。

一位与云南当地国企打交道颇多的知情人士对记者说，许雷现在的头衔，更准确地应该叫“原集团原董事长”，“他一落马，公司都给整没了”。



2020年，许雷出庭受审。

资料照片

被撕毁的借条

在大领导面前趋炎附势的许雷，在集团内部则是另一副“面孔”。

《廉政瞭望》一篇报道中提到，许雷在公司基本是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，“一个月有20多天在外考察，满世界飞，除了几名亲信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哪”。

许雷落马后，云南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，对2015年至2019年云南城投部分领导干部违规乘坐飞机头等舱等问题进行曝光，其中指出，许雷违规乘坐飞机头等舱222次、超标金额超过28万元。

据称，许雷在集团处理事物时，所有中层干部都得站在他办公室外等候，有时一等就是一整天。发现不满意的地方，他直接在办公室破口大骂，弄得底下人战战兢兢。

曾经有一份云南城投的宣传资料上，介绍许雷是集团创始人，直到有人提出异议“国企怎么还会有创始人”，许雷才让下面人修改了资料。

知情人士对记者说，许雷作为国企一把手，既享受企业的便利，又有着当官的权力，可谓有钱又有资源，“几乎被底下人当作‘皇帝’捧着，给人的感觉就是早晚得出事”。

在集团内部为所欲为，而在集团之外，许雷为了满足对金钱

的欲望，把手伸向了一些不法商人，从开始的借钱，到后面直接“要钱”。

反腐专题片中提到许雷早年与重庆商人鲁逸荣的交往过程。

二人在酒桌上认识后，许雷向鲁逸荣借了50万元，当时约定半年后还，结果拖了一年多都没还。

后来，鲁逸荣与云南城投业务来往越来越密切，为了“放长线钓大鱼”，他直接撕毁借条表达“忠心”。2003年至2017年间，鲁逸荣对许雷有求必应，共计为许雷输送利益1600余万元。作为回馈，许雷成为鲁逸荣的“铺路石”，在项目中为他开绿灯、行方便。

“你要了钱之后，肯定就欠了人家的情，要想办法还，给他做利益输送或者帮助他。”许雷在专题片中说。

许雷通过不法渠道得来的巨额金钱用到哪里了？

“首先我对钱有欲望，欲望就是因为要应付女人，要应付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和开支，我要去维护这些关系，撑住这个大的门面。很多事情，我要面子，还要讲义气，就造成了后来的局面。”许雷后来表示。

据报道，为了满足虚荣心，许雷花巨资建了红酒庄园、雪茄屋，经常在这些地方大宴宾客。

“一步一步，美色的螺丝松了之后，金钱的螺丝又松了，最后权力的螺丝也松了。”许雷在专题片说。

城投变身康旅之后

从2007年至2019年，许雷在云南城投掌权12年之久。这期间的云南城投快速并购扩张，业务版图涵盖地产、文旅、出行、金融、半导体等领域。

有媒体评价，许雷掌权时期的云南城投，“不像是一家地方国企，更像是一家凶猛的资本财团”。

究其根本，许雷深谙资本运作之道。

在云南城投的并购之路上，有两起出了名的收购案。

一起是2016、2018年，云南城投分两次共耗资44亿元收购中国银泰集团董事长沈国军旗下的8家银泰系公司。这一组并购，让云南城投名声在外。

另一起是在2017年，云南城投打算全盘收购成都环球世纪会展旅游集团有限公司，交易价格确定为236亿元。彼时，云南城投集团的市值仅为50亿元。

这起被外界称为“蛇吞象”的收购引起监管层的关注和介入，最终告吹。

一直奉行“买买买”策略的许雷，胃口越来越大。

许雷曾和岳阳市原市委书记刘和生达成协议，打算将岳阳楼景区收入囊中，这一消息引发部分岳阳市民不满。许雷投案后，2021年，刘和生被“双开”。

大手笔收购的背后，是云南城投飙升的负债规模。

公开数据显示，2009—2018年，云南城投集团总资产由234.44亿元增长至2956.50亿元。对应期内，负债总额由160.1亿元增长至2264.24亿元，资产负债率一度逼近80%。

2019年许雷主动投案后，高负债加上高层人士震荡，令云南城投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。次年4月，云南省政府召开座谈会，决定将云南城投打造成聚焦文化旅游、健康服务的龙头企业。半年后，云南城投正式更名为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南康旅”）。

就这样，在许雷落马一年多后，集团改弦更张，云南城投成为历史，只保留了“云南城投”的股票名称。

“云南城投当时基本上要‘爆雷’了，云南省政府通过资产重组救了它，也就有了云南康旅。这一度还被宣传为一个较为成功的重组案例。”知情人士对记者说。

但该知情人士也了解到，如果再有类似云南城投这样的企业陷入困境，“政府不会再出手了”。

抛开主营业务房地产后，云南康旅还能有多大施展空间？

为缓解资金压力，云南康旅近年来频繁出售资产，包括此前收购的数十个银泰系商业项目及酒店的股权。尽管如此，集团经营情况未见明显改善。

2021年，云南网报道，云南康旅将旗下16家项目公司股权摆上货架，其中5家股票转让价为1元。今年7月26日，云南城投股价报收1.88元，再次成为“1元股”。

如今许雷又因为“第三次被查”走进人们的视野。通报中提到的“漏罪”引发关注。2020年，许雷涉嫌受贿罪、行贿罪、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一案，在一审后一直没有宣判，现在检察机关发现漏罪，许雷可能面临补充起诉。

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许雷因恋权贪财作茧自缚，毁掉的远不只他自己。 据《环球人物》

最高检通报上半年办案数据

批捕犯罪嫌疑人36.7万人 同比上升18.5%

本报综合消息 最高人民检察院7月29日通报今年1—6月检察机关办案数据。今年上半年，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6.7万人，提起公诉76.1万人，同比分别上升18.5%、6.8%。

依法严惩故意杀人、抢劫、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，起诉2.8万人。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，坚持打早打小、露头就打，起诉涉黑恶犯罪4655人。

上半年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12万人，同比下降5.5%。依法严惩电信诈骗，积极参与打击治理涉缅北电信诈骗专项行动，依法从严惩治犯罪集团幕后“金主”、骨干成员，持续推进“断卡”“断流”等专项行动，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2.5万人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4.5万余人，同比分别上升44.1%和下降25.2%。

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建立工作交流会商机制，加强执法司

法协作，服务金融高质量发展。上半年起诉金融犯罪1.2万人，同比上升7.6%。深入开展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，起诉集资诈骗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7763人，同比上升4.1%。

上半年共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1.3万人，已起诉9437人，同比分别上升44%和32.6%，其中原省部级干部15人。积极参与行业性、系统性腐败问题治理。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，

联合最高法院印发8件依法惩治行贿犯罪典型案例，起诉行贿犯罪1348人，同比上升31.3%。

依法严惩严重危害生产安全犯罪，上半年共起诉2301人；办理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9853件，促进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风险隐患。依法维护食品药品安全，起诉制售有毒有害食品、假药劣药等犯罪4918人。

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。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

罪，上半年起诉3.3万人。对犯罪严重的未成年人，依法起诉2.5万人。

上半年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立案2.1万件、监督撤案4.3万件。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，依法不批捕9.5万人、不起诉3.7万人；对应当逮捕、应当起诉而未提请逮捕、未移送起诉的，追加逮捕6301人、追加起诉3.2万人。